

Er Tong Wen Xue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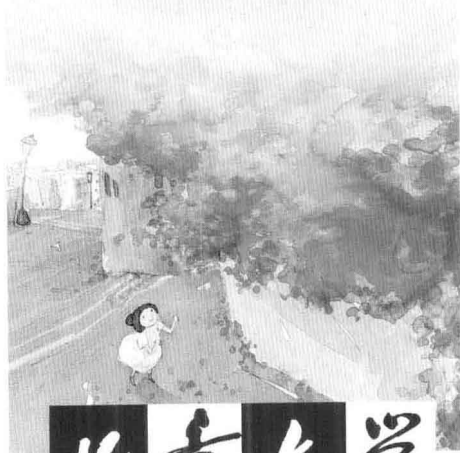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李丽萍作品精选

李丽萍 ●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
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李丽萍作品精选

李丽萍 ◎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丽萍作品精选 / 李丽萍著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4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ISBN 978-7-5148-0135-4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371 号

LILIPING ZUOPIN JINGXUAN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汪玥含 何羽枫

插图: 李丽

责任校对: 袁大威

著者: 李丽萍

装帧设计: 春天书装工作室

美术责编: 高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插页: 4

印张: 12.5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2 千字

印数: 167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135-4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350028)



评委成员名单

Pingwei Chengyuan Mingdan

-
-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
著名诗人 高洪波
 - 中国政协常委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
 - 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原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
束沛德
 -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中影集团一级编剧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
张之路
 -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
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王泉根
 -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
朱自强
 - 《中国图书商报》社长 总编辑 党委书记 孙月沐
 - 《中华读书报》总编辑 王玮
 - 《出版人》杂志 总编辑 陈晓梅
 -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诗人 儿童文学评论家 樊发稼
 - 著名诗人 作家 金波
 - 原《人民文学》常务副主编 著名文学评论家 崔道怡
 - 原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辑 著名作家 庄之明
 -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少读工委副主任 李学谦
 - 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 儿童文学出版中心 总监兼《儿童文学》
杂志主编 徐德霞
-



颁奖词

Banjiangci

李丽萍是一个穿行在浪漫密林的北国文学精灵，她的作品想象之瑰丽，结构之机巧，意蕴之深邃，文笔之优雅，在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。李丽萍的创作，有力地丰富了北国的女性儿童文学成就，尤其是小说艺术。按照她现在的发展潜质与审美追求，完全有资质成为北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前沿人物。





· 李丽萍



自序 zixu

幸福的自由作家

李丽萍

1988年，我开始了创作。其实比那更早，在孩提时代，创作就已经开始了，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将想象诉诸笔端，这给我带来了无边的快乐，只有写作才是我和外界沟通、排遣寂寞的最佳方式，唯有它能使我排除掉一切躁动与干扰，在明净的心境下接近心灵的原始。除此之外，我找不到别的可以使自己快乐的道路。也可以说，是我的性格选择了文学。

毕业后我去镇政府工作，不懂世故的我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总为自己的懦弱和笨拙感觉自卑，精神上无比苦闷，又开始向笔倾诉，靠漫无天际的想象和写作打发日子，哪知这样一来竟然为自己选择了未来的职业。

记得第一篇处女作是一个单纯而富有心愿的小小说，名字叫《红花园》，刊登在文化馆编印的小报上，得到了十元钱的稿费，它的“单纯”和“富有心愿”，成了我后来写作的一个基本的方向，一种重要的味道。





自序

1995年，为了专心抚养女儿，我扔掉了书和笔，直到女儿渐渐长大，我又萌生了创作的念头，几年间，我先后在《芒种》、《鸭绿江》杂志上发表非儿童文学类小说《孤庙村的日出》、《恩岁》、《香蒲河》、《香气芬芳》等许多短篇小说。

为了拥有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，尽情舒展自己的身心，全心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在2000年，没有经过太多考虑，我毅然地辞去了工作，从此专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。从此，我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、幸福的农夫，心无旁骛地收拾着自己的土地，在地里撒下种子，除草、施肥、收割，然后安静地享受着辛勤播种带来的丰厚成果。

我保留着传统的写作习惯，随身带着笔和小本子，随时记录自己每一个灵感和思维闪现，哪怕是一句话、一两个单词。我对语言有着偏执狂般的挑剔与苛求，每个句子、每个字都要斟酌再三，反复默念，有时甚至会诵念出声。

回忆一下，在我的创作生涯里，我似乎从来没有过思维似滔滔江河般流淌的幸运。我写东西很慢很慢，不得不放弃许多休闲时光来集中精力去慢慢地研磨。

靠着这种蜗牛般的毅力和精神，我发表了许多作品，出了许多书，但最让我得意的并不是我的成绩，而是我的平常心——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，我默默地写着，没有怀才不遇之感，也很少抱怨和责备，纵有一些不稳定，但是心灵的傲然和高贵让我能很快地平抚它们。

如今，创作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本能，一种自然流露，一种生命状态，就像树要结果、鸟要飞翔、花要绽放一样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我经常有一种幸福的感觉，我是多么得适合并喜欢这种生活方式，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颇觉自豪。



就是在如今，自由作家在全国来说也是不多的，很多人都非常佩服我的选择，欣赏我独立的写作姿态，但他们没有勇气辞掉自己繁重的工作，因为写作不能养活他们自己。

其实我想说，与其说我是个热爱自由的人，不如说我是基于对现实的无力和无奈：我无法钻进体制，只好游离于外，当一个自由作家。

我在主流文学的边缘，也在文学商业化的边缘生存着。我不属于任何派别、任何主义，以及用年代划分的作家群。我就是我。我很自在，也很潇洒。然而，在这个浮华喧闹的世界，怎样不受诱惑和干扰生存下去，怎样不受限制地写自己原本想写的文字，并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，超越狭小的空间，进入广袤的世界，把自己感受到的多维世界诉诸文字……这样的活法很不容易，然而回望一下这么多年的创作历程，我的写作道路竟然是一帆风顺的，中稿率高，频频得大奖，心想事成，如有神助。

当然，我也历经了许多精神上的苦闷、困惑和迷茫，痛苦和彷徨，在三十岁之后才慢慢过上了安宁稳定的日子，这安宁和稳定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变化。随着改革开放，经济的发展，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，精神上的苦闷都被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解开了。我多么感谢这个时代，它赋予了我神奇的力量。

我相信在中国加入WTO以后，新闻出版与国际接轨，读者需要多彩多姿的文学出版物、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读物和思想读物，作品发表出版发行的渠道比过去宽很多，生存环境改善很多，自由作家、自由撰稿人会越来越多的。

我想说，一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，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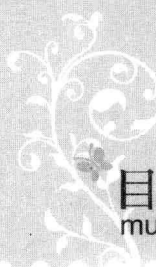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mulu

1	自序
1	根秀
12	沙荒
27	吹牛老爸
34	嗨，米安
42	寂静的山谷
57	女孩儿的街
67	我的蝴蝶妹妹
78	野战英雄



目录

mulu

88	上海离我们有多远
100	夏天的和弦
107	谢啦，鲁德
114	我的哥哥吹笛子
129	选一个人去天国
147	亲爱的斜角街
162	最后的幽灵家族
185	跋



根秀

这天，七棵树小学来了一个收破烂儿的外乡人。

这个人赶着驴车还没等走进山口，坐在山坡最高处闲看的班长刘宝第一个发现了他，他在山上发出一声呐喊，就冲下山来。许多孩子听到这呼声也都从四面八方飞快地跑过来了，不大一会儿，收破烂儿的男人就被包围了。

山里好久都没有人来了，不论是谁来到这里，都能给孩子们带来许多乐趣。尤其是收破烂的人，在山里是最受欢迎的，一会儿你就会知道原因。

这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寸步不离地跟在收破烂儿的男人身后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还帮着吆喝呢。

外乡人发现，这个村子里的人很少，每家只有老人和孩子，一问才知道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。

外乡人在山里转了大半天，转得口干舌燥，一件破烂儿也没收到。每家破烂儿倒是不少，但都还有用处，破盆要用来扣烟囱，空酒瓶要用来装盐或酱油，好看一点的瓶子要擦干净摆在柜子上做装饰，啥都没的卖。收破烂的一个劲儿摇头叹气：以后可不来了，不来了……





看看时机已到，刘宝便朝其他人使了个眼色，大家就怂恿男人到老校长家收破烂。

老校长家低矮的屋顶上长满了蓬蒿，黝黑的屋檐下燕子垒了巢，两扇窗户一个门，窗台上放着一盆桔梗花，这是他女儿根秀临走时栽下的，这盆花是这个家里唯一显得好看的东西。

看见有人来，老校长连忙热情地迎了出来。看到是收破烂的，他想想，说倒是有个破铁盆想卖，不过一定要给个好价钱才行，学校里该添两盒粉笔了。男人听了叹了口气，“大爷，你以为你那是金盆呢？我原以为我们那里是最穷的，没想到你们这里比我们那里还穷。唉，大爷，先给口水喝吧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老校长忙打发刘宝等人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，水质发浑，里面还有大粒沙子，不过挺凉快的，男人就着水桶喝了个饱儿，像饮马似的。在七棵树，除了这一肚子凉水，他什么也没得到。

就在男人刚直起腰来时，发生了一件事：有个人突然在屋子里嚎叫起来，声音尖厉，近乎声嘶力竭。老校长连忙推他，“快走，快走！”男人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连忙赶上驴车就跑，连头都没敢回，好像后面有野兽追他似的。身后跟随着一阵大笑，有的笑得像驴叫，有的笑得像打喷嚏儿，一群黄毛丫头咯嗒咯嗒像刚下完蛋的母鸡，刘宝笑得跌坐在了地上直拍大腿。

从那以后，刘宝就有事可干了，他整天在草地上晃荡，眼睛永远搜寻着地面，一块马蹄铁、一枚铁钉，他都积攒起来，就这样他积攒了一些废品，等收破烂的男人再来七棵树的时候，就不至于空手而归了。

在牦牛河岸上，生长着七棵树，这个屯子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。刘宝经常爬上最高的那棵树朝远方望，他多么希望那个外乡人能再来一回



呀，想再听听他的吆喝，还有校长疯老婆的尖叫。可是那个男人再也没来过贫穷的七棵树。

直到秋天的一个日子，刘宝又听到了校长疯老婆的尖叫，以为那个外乡人又来了，就兴奋得往校长家跑。村里也有许多人纷纷朝校长家跑，人在他家门口越围越多，踏起老高的尘土。原来，老校长不慎从学校的山坡上滚下来摔断了腿，被人抬回了家。

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里，在这个荒凉的角落，在七棵树小学，校长既是校长又是老师，一个人教着十几门课，管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二十二个学生，他这一倒下，二十二个学生就没人管了，天天在学校吵成了蛤蟆塘，离二里地都能听见。校长急得没法安心养病，接连请了好几个人捎口信，叫城里的女儿根秀回来。

根秀是七棵树唯一读过高中的人，今年开春，她也跟随屯里人进城打工去了。

在此之前，老校长多次跟乡里上报七棵树小学的情况，还附上一首打油诗：

少壮去打工，剩下老和童，
学娃二十二，教师仅一名。
家有疯婆娘，吾老不堪重，
恳请乡政府，替俺分忧情。

半个月过后，乡里终于派了个管教育的干部来，一大早那人就骑着自行车进山了。一个小黑点儿迎着火辣辣的骄阳走进了沙荒，走向七棵树



屯。这个小黑点儿翻山越岭，趟过湍急的牦牛河，中午时分终于到达了七棵树。在离校长的屋子只差几步的地方，干部就走不动了，就在门口坐下，望着校长的家门喘息着。老校长在床上看见了，赶紧支使刘宝打了桶水去迎他。那干部喝过井水，抹了嘴角又坐了好半天，才有了力气起身。

他在学校四处转了转，看了看，跟校长谈了谈，说回去想想办法，找个代课老师来。校长家没有人做饭，他连饭也没吃，下午时分就走了。

干部走的那天，老校长就开始了殷切的期盼。每天早上，老校长都恳切地对刘宝说：娃呀，去吧。刘宝使劲点下头，毫不犹豫地跨出门。

刘宝大步走，一直朝沙荒里走，他又爬上河边最高的树，开始了一天的遥望。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等待着，等待是他唯一能安慰老校长的事情。

越来越多的孩子爬上河滩上的七棵树，连最高的枝上也有，就像是树上结出的累累果实。

半个月后一个傍晚，夕阳里，从山那边走来一个人。

树上的“果实们”发出一阵欢呼，纷纷坠地，朝山路上猛跑。

刘宝跑下山坡时，激动得整个胸膛都快爆炸了。等跑到跟前一看，不由愣住了，来的人不是校长苦盼的代课老师，而是校长出去打工的女儿根秀。

根秀回来的那些日子，刘宝哪儿都没去，就待在老校长家。他骑在门槛上，看着根秀干家务活。他喜欢看根秀，她长得多好看呀，新烫的头发尤其好看。

根秀回来后就从早到晚不停地干家务活，挽起袖子，刷盆碗、洗锅台，洗得仔仔细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滚烫，也晒得刘



宝露在外面的半边身子发疼。

刘宝在门槛上坐久了，就有点蔫头耷脑、昏昏欲睡。忽然，一阵咳嗽声把他弄醒了，老校长在屋里费力地支起身子。

“歇歇吧，别累着，活也不是一天干的。”老校长唉声叹气地说，他一感动就这样唉声叹气的。根秀不吱声，只是用力洗刷着。

接着老校长就唠叨起女儿不在跟前的艰难来了，“一下雨呀，我这膀子就疼。膀子一疼啊，我就想，要是我那老姑娘在跟前就好了，我那老姑娘可孝顺了，我一疼啊，她就给我捶，那手，不轻不重的……”

根秀干着活，像没听见一样。刘宝听着腻歪，看见锅台上有块晒干的咸菜，就悄悄摸过来津津有味地啃着。

“把个头发也烫了？”老校长说，“我就跟屯里人说啊，我那姑娘，一点不输城里人，时髦着呢——烫个头要不少钱吧？”

“比你一个月工资还多！”根秀背对着爸回答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口气有点冲。

校长吸了一口气，像是腿疼，然后再也不问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传来根秀用力洗刷的声音。

过会儿老校长又试探着问：“在外面顺心吗？”

“顺心！”根秀说，“甭惦记留我，等你好了，我还走呢！”这时她一眼看见了刘宝手里的咸菜，就劈手夺去，扔回锅台上。

“那么大声干啥，我不聋。”老校长说，“走就走吧，我又没拦着你，谁叫咱七棵树穷，养不住金凤凰呢。都走吧，走吧，光剩我一个孤老头子和一个疯老婆子……”

“磨叽！一回来你就磨叽！”根秀开始扔抹布，摔刷帚。

“你不回来我就不磨叽了，谁叫你回来？你不回来我就不磨叽了嘛……”



“你磨叽也没用，你也别整天惦记让我当老师，我才不干呢。我在外面一个月挣的，比你半年还多！”

“是啊，城里好哇，你就在城里待着吧，过年都甭回来。城里钱好挣，城里啥都有，城里人看的电视都有咱们家一面墙那么大，城里人成天吃好的穿好的，灯成宿点着……将来你要是想往城里嫁也好，嫁妆我会给你准备好的。今年光拾粪我就攒了一百多块钱，又卖了三千多斤粮食，上秋的时候我打蒿子又卖了些，到你出嫁时……”

“爸，你别说了！”

刘宝趁机摸起锅台上那块咸菜啃起来。忽然间，一只手猛地伸过来夺去了咸菜。

“咸！不知道吗？”根秀虎起脸喝道。她这一扭过脸来，把刘宝吓了一跳，她脸上满是泪水！

“姑，你哭啦？”刘宝小心地问。

“刘宝啊，回家吃饭去吧，啊？”根秀哭着央求他。

“不！”刘宝执拗的一扭身子。根秀只好把脸扭开，抽泣着看沙滩上的七棵树。

老校长不知道根秀都哭了，还在那儿磨叽：

“你妈的疯病越来越重，你刚进屋那阵，连你都不认识了，吓得直往炕头躲。我这腿还断了，你就忍心走？走就走吧，扔下我们两个老不死的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爸！”根秀突然把头埋在双腿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刘宝吓了一跳，起身就逃了。他穿过草地，跑啊跑，跑得没了踪影，以后的事情，他就知道了。

那天夜里，根秀一夜没睡，坐在门槛上听着蛙鸣。大山里藏着数万